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

圖書編

地類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

府江左江襟帶提封

甚廣然內給

藩封外固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

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

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

俱桂林府屬苦其

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

俱在潯州境內之

間諸巒巢穴在焉剽刺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

回寧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

桂林府西延六州在興安境內與武間州湖廣屬州陽峒接壤

猺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柳州慶遠以西則八

寨在柳州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屬縣並罹慘毒而

賓州柳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恩平府屬並罹慘毒而

土官最強思恩田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焚之

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遇兩江坐躡交趾自

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固叙

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

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略安撫司以靖江守臣兼領
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靖江俱隸湖廣行省
至正末治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本朝置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並治于桂林云沿革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爲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
近羅旁畏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
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略

事宜尚未停委、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
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巢、劫掠水陸、謂其藏匿在六
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爲六十
三山等、竪然無踪跡可據也。廣西猺獞

粵西豪右踰制、或不下他藩、而侵峒土酋、或蚕食齊
民之業、莫敢誰何、或田稍大牙其中、輒以此輩爲解
而避租賦、此清理視他藩尤難之難也、初額田九萬
六千三百有奇、後失額一萬八千有奇、今竣事田九
萬六千五百有奇、稅糧稱足、益厚薄之、侵畝屢矣、皆
奪於羣議、迄無成功、至是、布復龍奉諭、但稽緝、奇有

生熟二種。今熟者已願就田賦而齒編氓亦宜與之輕科而重禁里魁毋得苛求其生猺獞每不利於熟者之來歸而爲我用或行煽誘或肆讐殺或指其田爲彼田而羣起與爭則爲設兵防禁其出沒重則兵之土酋在上世止責其悍衛藉其兵力故田無畝而聽其自輸糧爲額今在左江者頗輸租而在右江者漸積逋負故督責宜加焉其有怙強而奪民田或受民詭託以滋避第按籍而清之重則罪及其酋必不能感吾法矣

議清理田賦

廣東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田雄

南連連州

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

湖廣江西是也由惠州潮州可以制閩越

福建府屬

由高

高州府屬

可以控交桂

交趾廣西是也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
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

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舶

托名通番因而在行劫海上

無事則挺身爲

盜將鼓之警彌山谷凡以良民固於徵求通山之禁

久弛

齋送鹽未入山通盜者謂之通山

教治不脩而大征數舉之過

也且密邇蒼梧

廣西梧州府

征蠻幕府在焉

總督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駐劄于此

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得待乏冗

在產珠池

在瀨州境內

番物駢集本民時所興而內使數

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

廣東是也

圖叙

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
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
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爲嶺南東
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以廣州守臣
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宣慰司及
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
政廉訪司於廣州隸江西行中書省本朝改置廣

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廣州云

沿革

夫廣東上燭南斗下聯衡岳左跨荆揚五嶺之重阻右瞰牂牁溟渤之洪波少陰多陽物恒榮茂固天實作之以開奇甸也然山猺海舶菁岱航涉時爲疆場之害愚嘗考自洪武以迄嘉靖選將誓師屢屢征討如鐘福全冠海晏下川我是以有陽江之役旣猺寇長墾林墟我是以有雷州衛官軍之追嚴敵盛寇香山東莞我是以有大船之衝黃蕭贊攻廣城我是以有董興之旅黃秀山屯據海洋許折桂何並入遜回

聚黨、我是以有馘首磔市之提、清遠黃白眉上杭江
小流劫漳泉程鄉、我是以有二省夾攻之舉、羅劉寧
林烏鉄蘇孟凱丘泥金陳萬寧魏宋輝先後寇海陽
我是以有葉元玉劉洪源等之禦、其平海之盜有若
此者、峒獠李仲可、則葉榮擒之、潭源崗昌法子、則征
虜移師定之、白飯坑等猺、則率鄉夫滅之、連賀獮賊
劫江華、則會調三省官軍剿之、大帽猺彭錦瀧水猺
劉第三趙音旺鳳第吉封川猺龐古子使弟晚蘇公
樂、則調達漢土兵撲之、茂名茅崗鄧公長化州遊魚
塞馮曉、則抵營諭降之、羅扶山寨李汝端黃三坑盤

永賢等則分哨捕獲之其平山之盜有若此者然戰
艦方回棹於二洋而雙桅復揚帆於諸澳矣征卒繞
戈於舊壘而羣酋已舞劍於郊垌矣故海寇之來
當防諸海閩浙之水寨是已山猺之治貴因其俗粵
西之土官是已吾廣地濱南海而分東西平洋其極
東曰拓林稍西曰褐石近省曰南頭西洋之極西南
曰瓊州極西曰欽廉各爲勝地而曰沙烏免白鷁乃
其要害頃歲比例閩浙創六水寨統之以參將守備
把總協之以近府同知而監之以海兵各道綜理周
密海防振舉矣顧所以制禦山猺者可無長策乎嘗

考

聖祖命將討平溪峒卽立猺首領之自是四面
向化緣正統間鎮守內臣多索方物乃始作亂延蔓
至今未已茲若仰體聖祖遺意近倣粵西成規取
諸酋中素所信服者授之以官其秩崇卑視地大小
而又禁交通之私守必經之路則不惟息征剿之繁
而且獲調遣之用與粵西向武等州埒矣制禁山猺

夫粵自番州而上接牂牁九疑此嶺南界也其番夷
市舶交易蓋自唐結好立戶而已然矣洪武初命商
止集舶所乃後稍稍築格室於灣湏以便交易則已
有雜居之意矣嘉靖間盜發禁之徙去尋又別集今

今之香出濠鏡澳，林林然聚也。夫市之可也，居之不可也，乃今則居矣。居而聯絡矣，又或匿亾命畜死士矣。而漳湖無藉蟻附而蟬集矣。官爲之權而任其便，而譁然齗齧莫之誰何矣。今成者卽不可亟毀廢者勿令其續成，又禁其來不得附益。如洪武中只就前戶故事數年之後，以次散落，是亦陰折其武悍之氣，而剝落其附比之黨也。合浦欽霧山雷北海北界也。其俗類西粵地，境塉不耕作，民以採珠爲業。大盜巨艘掠而取之而不得，則攻埋椎剽。先是烏鬼白鷁二寨，面峙夾而成已廢烏鬼而並于白鷁，益單弱莫濟。

盜、公行無禁矣。議者欲復烏兔嚴其戍而差其罪，劫殺爲上從者次之，沒而得者末減之，是亦牧散之微權乎？瓊、岷亦南漠之一都會也，則黎岐爲急，盤據山峒，羣縣環乎其外，進有所掠，而退有所守，彼無外憂，而我有內患，蓋自職方以來，千六百年餘，靡有寧日。元至元間，大舉空其巢窟，勒五指出，嘉靖間，渡師直擣其穴，賊逆首就然，皆未有善後之略，以故隨散隨聚，其舉之也未覩日前一息之安，而調發傳置儲芻之費，不待遠計，瓊崖之間，固已數千萬矣，如此卽累舉何益也。議者欲于大兵之後，乘其威力，從瓊至岷。

千里而遙、自儋至萬六百餘里、橫徑以十字通道直走、其洞洞膚達背瓜分之、然后邑里亭障、衣冠禮樂、而沙灣羅合、卽溫嶺脚諸峒、悉爲垣途、瓊之民或少息也、自春恩陽電而上、互高涼倉梯、嶺西一都會也、其間猺浪最著、從晉康都城走高要、馬柳兩山之間、如大牛石歌村石龜古種古蓬上馬綿邈千餘里、皆爲巢窟、往時劫高州、破其城、嗣復出沒莫禁、蓋我聚而彼散、我進而彼退、我厚集其陳、而彼星落以伺吾爨、近一舉蕩平、爲東安西寧二都界兩山之間、而統之於羅定州、但其招挿安輯、恩以爲園田漆林之類、

宜悉以付也。勿與之競，耗而緩，歲之稅不以煩劇。
新民復業者任之，其不能盡墾者，始令屯兵雜耕。如
孔明渭濱之事，而又聚兵營保，千百爲屯，統以偏裨。
勿令使分，卽有流劫，相機鵠禦。數年之後，可以衽席
而爲樂土之民矣。

區處諸寇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
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內主
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
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
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計，東借

日本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
暹羅以爲逋藪而又內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
之爲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
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
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
得爲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
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則構
郭之民以爲間郭之民飾於寇而樂爲間則借郊之
民以爲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
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

皆寇也。大海寇之來也，彼爲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爲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爲盜者，爲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時爲寇偵我者，加之民兩屬寇者，轘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爲主，善爲主者，多聚兵以爲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之導，退而歸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矣。

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

僑南總論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巒嶠激澗縈紆城郭人民

夷屬十七時怙則蟻屯蠙聚有事則禽駭獸尋蓋人
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

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

元安

臨

路納交趾

金齒司後改設

騰

騰

地擁諸甸濁滄聯絡寧

永麗

江曲靖彈壓烏蠻

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

王公設險於斯要矣

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邵

川霑益

鄧川屬大理霑益屬曲靖俱州

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自麓川難夷

正統十七年任思察以
麓川叛等發兵討平

滇境粗安則沐氏

黔國公

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

故諸羅

武定諸川等族俱羅夷

構釁相尋而木郭孟密亦恃其

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

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

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

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

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

都司

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

投宦領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國朝

古梁州之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

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本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沿革

夷本非一種其大段有三曰僰曰愛曰百夷僰雖一種所居之地不同則所習之俗自異語言各爲一家愛夷亦然愛卽猡猡是也有數十種百夷亦數十種猡猡其居依山百夷則多近水僰處平原猡猡性剛

而勇悍百夷性柔而險惡變人性疑而譖詐亦居之使然也自漢而下或內附叛亂或相連屬或各據一郡不過羈縻之而已惟我皇祖命將克平輿地悉入版圖夔夔皆爲臣庶軍衛有司犬牙相制漢夷雜處政布教行

西南夷歸附

夫滇周之百濮漢之西南夷也其類氐其屬靡莫其人僰爨羅獠域殊種別馬牛其風自楚躋開疆秦政類略通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始置益州郡其渠會賢栗朝貢內附厥後附叛不一諸葛亮南征益郡始正唐蒙舍立國稱南詔旣皮羅閣築城自王尋以守將

起畔鮮于仲通討之唐軍盡戮宋鑒唐禍以玉斧晝
大渡河絕不與通然後段氏得以脫繆爨燐以長世
矣漢唐以來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居平地是慕中國
之德也鳳伽異入朝得樂一部以歸是沿中國之樂
也西瀘令教異牟尋以祀嶽瀆改官號是法中國之
禮也段正淳遣使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是購中國之
書籍也

雲南沿革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威定蜀
是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
耕役屬夜郎漢王然干乘誅南越之威脅取滇土史

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
之廣西貴之普安寶相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
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
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
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蔽
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又外則爲交趾西蔽永昌
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羈縻麗
江以爲捍蔽此外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伺
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處仁暴使
滇人唐有南詔之跡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

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崛據數百年計其
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
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
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
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
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洱
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
太祖高皇帝諭潁川侯謂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在
在西北聖謨具存乃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奏
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婺之境皆可揚帆至矣

之路

外如九邊雖信地各分矣、而薊遼宣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郴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通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爲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衆且強、而救援無可通之途、勢可隱憂、莫此爲亟也、况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黨結、雖省會黔郡、號稱文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責竹其一也、而烏道紓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

不可施，卽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猶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蹟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矣。如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旣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榷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况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貴陽旣以商販爲病，則貿遷之征，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况滇之於貴，本有北隣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則宋旒祖得國之初。

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卽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卽經而營之無難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爲通衢、而列郡之血脉經絡、旣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啟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又不特鎮壓其格、圖彊梁之智已也。按制雲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

於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此其水之所從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說之異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舟縱楫之江水雖徑流而山多嶺峻由東川之小江猶至闢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闢州至烏芒則有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

江夷獮雜居，踰山伏穴，易擾難驅，竊弄鋤梃，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鷙忿鷙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卽次之或虞也。况滇雲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爲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達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財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閑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

于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于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今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爲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素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歛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祝奏請勦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

尚未徧覩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輦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據段智與逐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晝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疎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

議開金沙江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

雲南

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

州

廣西上宮南門

恣其狼吞同竊外戶則守在永寧

名芒部州

今鎮雄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卑節若恩南石阡

雍府

司

慰

司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禁

銅仁數郡界在鎮筭

鎮遠

長官

同司

隸湖廣

酉播

酉陽宣撫

司

播川宣

撫

隸四川夷峒之民

數郡

寇掠

數郡

寇掠

數郡

寇掠

數郡

寇掠

數郡

況地蘿東川烏蒙諸郡

俱四

軍民府

旅繹驛

驛

每與川湖

湖廣

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

兵

兵

羌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

俱四

士官

地

方

諸

諸

諸

諸

諸

會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

獍之資不忌格閭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

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之國家力也

本西南夷羅施鬼國也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本朝太祖初以其地分隸廣西西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

貴州宣慰司云

沿革

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匀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蠻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衝面水背山

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省原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處置

貴州四面皆蠻夷所可知者。各府若衛軍民之數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僑寓于此者甚衆。買田宅長子孫者，蓋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視貴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通，併失之矣。謂宜分別稅戶承佃營生等第，而籍爲見稅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願投軍者亦編入行伍，庶戶口增而軍民不至重困矣。

諸所應用、大半仰給於川湖。頃因有事銅仁、盡所取于川湖者、不足以供銅仁一歲之費。是故開荒蕪教樹蔬、籍屬戶、減戍兵、皆今日所不可緩者。議者又欲割川湖之地以易、每歲數萬金之供、天下一家彼此何間。財賦

貴州軍民雜處、民固夷也、雖租賦徭役略倣中原而稚髻鳥言、終駭官府、故有司之役惟漢人軍衛之役、惟卒伍而諸夷當役于官府者、又各以漢人卒伍代之、而取其直焉。是漢人卒伍一身而衆役萃矣。又其

弊也宜不可得役不能免乃使衆漢人卒伍共佐之是衆人一身而衆役萃矣

徭役

貴州游宦之難又有甚焉蓋其所治者蠻夷也縱得其人亦往往難之守令以下授官不赴者十七八也乃若土官襲替非赴部不得官固有強之不行胥心混羣醜者其情亦可憫矣

職官

或者謂與其抽丁而充伍莫若募民以墾田貴地多不宜稻而宜蕷菽之類今蓬蘽者半則無可耕之民故也州民僑耕思銅蓋亦有之其以開曠荒募川澗附民以漸墾之先給其資暫復其稅且又查所墾之

日與戰功同賞 議兵食

八編類纂卷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

圖書編

地類十

黃河圖叙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
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
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
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
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闊濶出
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八里

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爲吐蕃遼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

黃乃源遠流長本難
摸寫此圖與後圖中
間稍有不同因詳存
之以備考

赤里山

里海



大堡

塔

九渡河

八卽

忙古反

闕堤

阿赤伯站

懷望火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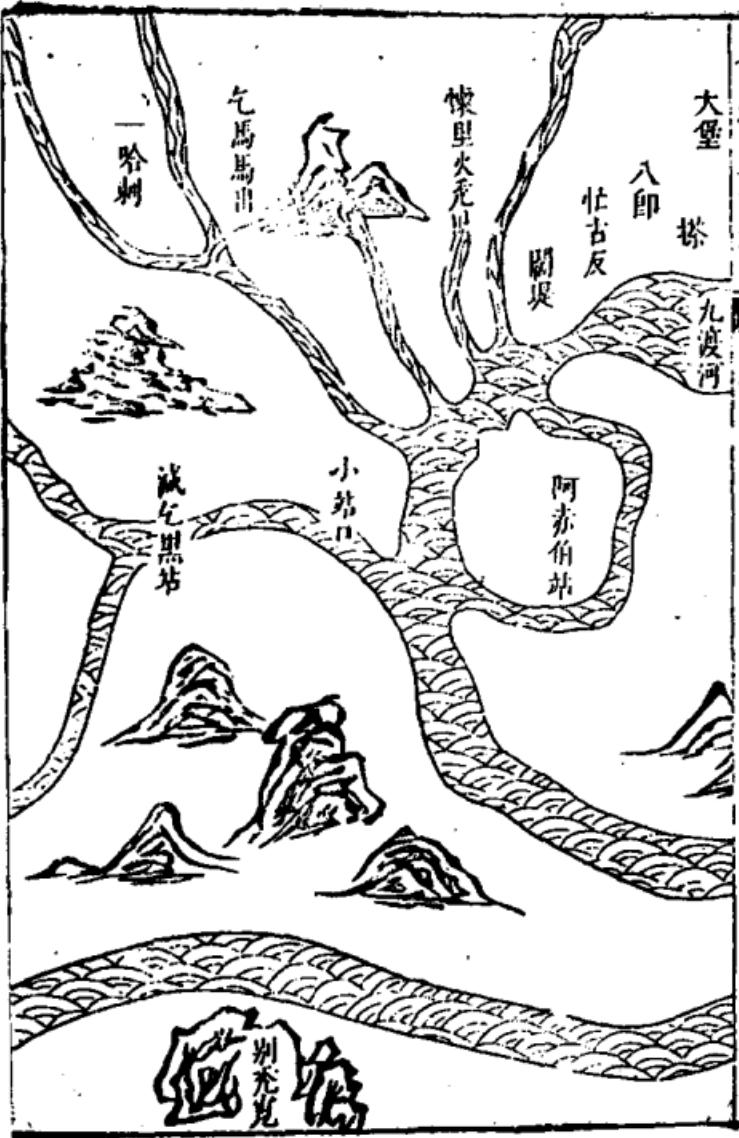
小站口

減乞黑站

乞馬馬出

哈刺

別充兒























黃河源流圖

赤里山

蘭河源
自南山

其地大

山峻嶺

西南直四川馬湖營鄉之
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

至水深

宣撫使之西岸一千五百
五百餘

里注也

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
南一千餘里水從地湧出

里河

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湧百

餘里澗爲大澤曰火波腦

見將深奔狹近六七里澗

二巨澤名阿利麻兒

一巨澤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
積石荒遠未暇考稽石而
下其源有常禹貢曰導河
積石至龍門南至于華陰
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并
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
爲九河同鴻逕河入于渤海
迹跡如此自時厥後遷

變不一

余井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

馬

木澤濱土人抱草

乘騎之乘落斜木

鉤舟傳擊革以

濟往客兩入自是

南山狹束可廣一

里二里或半里其

湖口

懷里火光河
源自南山正
井偏西流入
百餘里與黃
河合



如微漢弗可逼視方可八十
里屬高山瞰燎若列星以故
名火燄驕兒火燄譯言星宿
也河源在中州遼遼東營成
州號看營河

九里塔

聚思其東井有
大雪山名亦耳
麻不莫刺其山
最高譯言勝尤
里塔即見脊也
山腹至頂皆雪
冬夏不消人云
遼年歲水時六
月見之





納那哈刺譯言
銅黃河自白狗
營之北流五百
里入黃河

納那哈刺

哈刺河合並
北流二百餘
里過河州伯
站

古肅州甘涼
承四百里與
黃河合

歸德即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治官廣州隸
吐番等處宣慰司治
河州





一百里過白城銀川站與黃河合

邊河合浩亹河源出山丹州

又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出

羊獻山

州橫米第界海
城凡五百餘里
野麗河西領
山凡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

鳴沙嶺

安隆城

寧夏府

黑水西流

臨洮府凡八百
餘里與黃河合
蘭州過小渡至
鳴沙河感吉望

寧夏府東南行即東
寧州隸火同縣自發
源至漠地南北開溪
細流旁貫莫知紀山
皆卵石至積石方林
木暢及壯古河九折
又過臨州凡千
餘里與吃那河

正南流保德州

二十一

州正東

臨洮府

馬出貴德必赤土也

合吃那河等自

古當州東南流

陝西省安岳州

凡七百餘里東

黃河令

南流三百里與延

安河合延安河自

陝西藍子開亂山
中南源三百餘里

過延安府東三

百里入黃河

流遊達城凡八百餘里

趙豐州西受降城凡七

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

州東營州與黑河合黑

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

西源凡五百餘里與黃

南流三百餘里與汾河

合流汾河源自河東朔

武州靈巒山中西南流

李家終州又西流止龍
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
與黃河合又添二百余里
過河中府與濱州

關外縣

榆黃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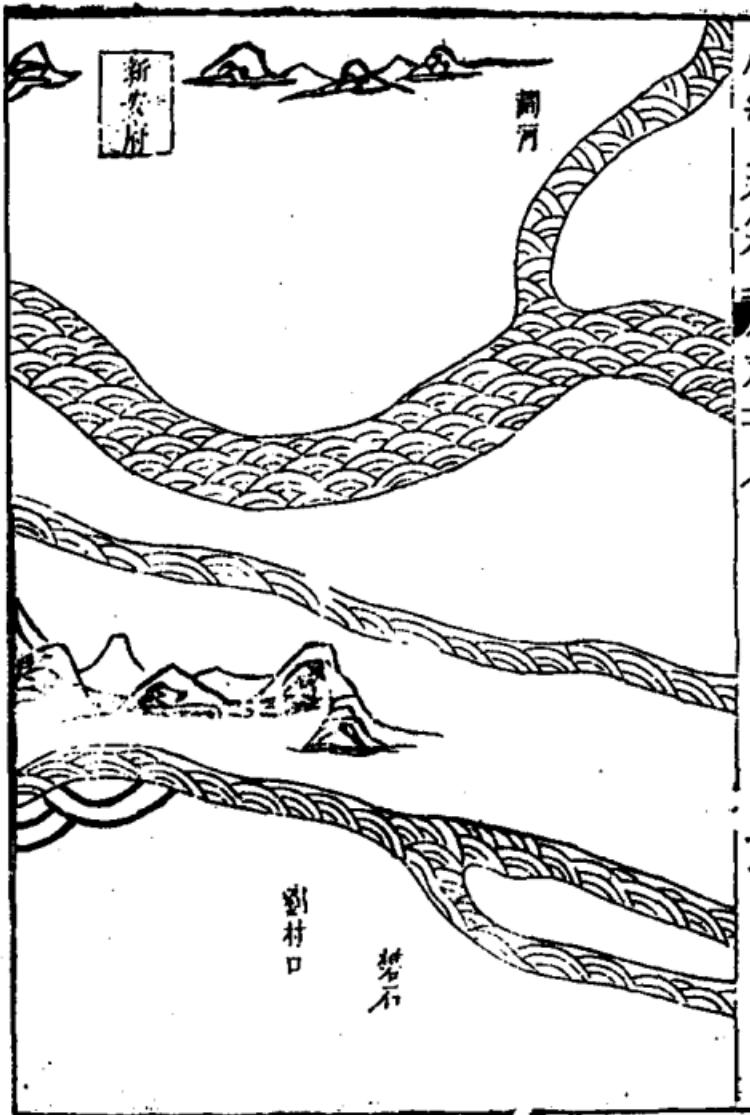


汾河源出山
西山源縣

沁河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
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河復決
孫家渡累開累截

原武縣

西至原武
縣界

肥沙岡坍是隆慶元年正

月水勢衝聚看河打埽次

年退河八里遠

黑牛山是平起因

無高阜故名有大
河神廟原陽二縣
輪祀先年沁水由
比弘治辛亥年淤

孫家渡

判官村

齊雲村

開沙岡

瓦村驛

新鄉縣

東關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

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堽塲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加幫三百

丈沙門延祐司

封丘縣

陳橋集
祥符界

隆判

弘治二年
河次金龍
口衝張秋

下堵七處共七段議
定四百四十九堵弘
治甲寅年由此次板
立渠過張秋嘉靖二
十四年決一次淤塞

慶慶六年新渠圖

四家馬

龍津

胙城縣

草廟店

龍潭

朱家庄去河五十里

刻家家前水勢向東井
排灣甚今已下埽堵塞

回回寨

禹王廟
銅瓦箱

見已下
一百一
十七埽

長堤縣

東明縣界

埽長一百九十三
丈水勢湧烈下埽
三十五四十五水

隆慶六年脩築堤
嘉靖十三年河復决

趙皮寨

嘉靖七

牛圍趙

皮寨白

河埽分

幾水勢

自西南夏邑縣大丘
四村等集衝教口轉
向東北深經蕭縣仍
出徐州小浮橋下濟
二洪趙皮寨不久亦

八編 領集

卷二百八

地類

其

嘉靖

十九年河

決野鷺門由渴

入淮二洪告涸

開浚李景高口

支河引水山徐

濟洪閔二年亦

淤

李景高口

李景高口嘉靖十九年二洪圖

開此口濟洪次年淤

儀封縣東北設城堤起
至石家樓止計長五十

榮花樹

王亮口

十里里

築堤捲提
水去古堤

泥河

煉城口

口皮刘

嘉慶六年築堤增
堤

堤一里半或二
里不等

八里

塘埠長一千二百
六十丈古堤去河
二十五里

黃陵岡

弘治五年河决次金龍口清

黃陵岡堤起張秋九二年聚
每估封預防

儀封縣
石家樓

九九口

考城縣汪家集

嘉慶六年新

築堤

木縣護城堤
頃止計長四
十三里二百
四十步
起至李海桃
開集東舊堤

考城縣

考城縣西自江家
集起至本縣西義
城堤止計長十里

二家庄

陳勝口

九口

芝蘇莊

清宋位

張秋故道底
熟處
熟處
熟處

洪武元年河決變別
雙河口

原衝張秋裏河
故道

桃園集

桃園舊堤頭至

陳家地止計長

十四里

隆慶三年閏
六月二十九

日里羊山一

帶坡水決開

合築月堤見

山水口出黃

河次口百丈

去河不足五

十步甚為吃

黑羊山拔水相續為

客每年是山東鄉民

廟塞

李家莊

順孝口

李家莊

崔家莊

大廟

曹縣界

井大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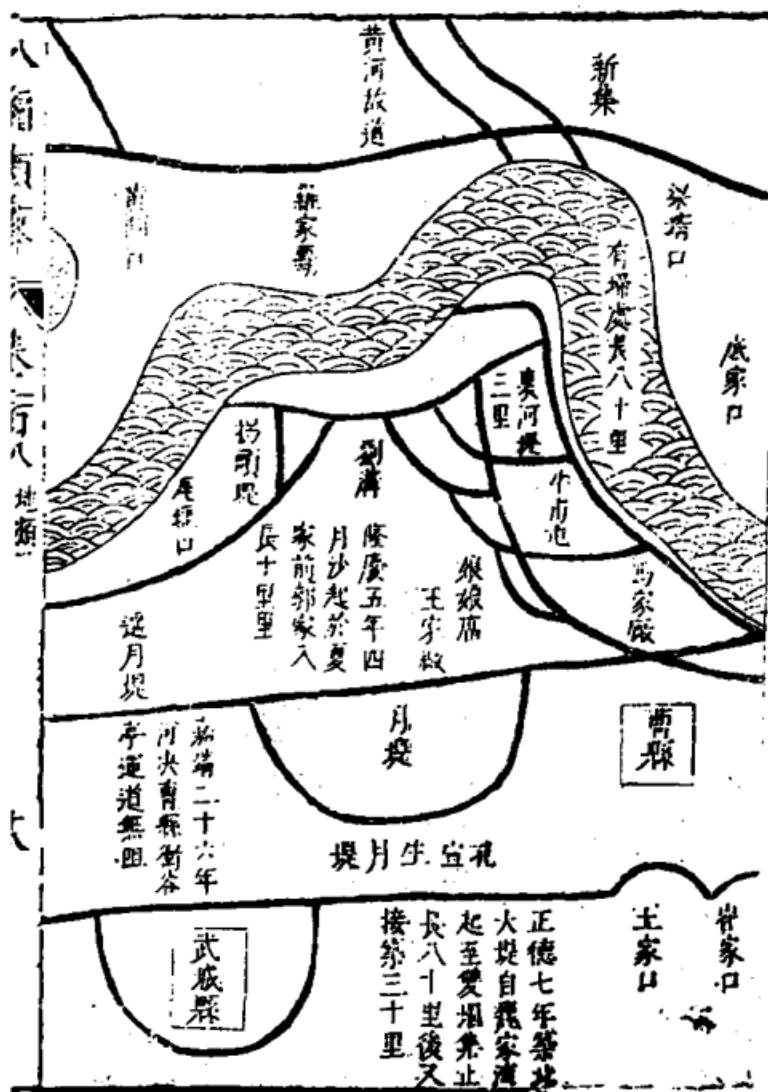
王訓口

鄭家口

崔家場

武家場隆慶六年
水勢洶湧掘河今
下築防禦

年



嘉靖

李口

庄

儀王

蘇家口

馬家口

劉雨口

劉家口

堅城

隆慶六年新
築水堤

隆慶六年
新築堤

單

南是堤

雙頭渠

嘉靖三十二年七月河趨東北
段家口分六股大漲滻小滔潰
秦溝河河面滿灘雲橋俱由
運河至徐入淮又分一股由碼
山堅城築下郭曹舊散五小股
龍溝毋游渠樓溝店溝亦從
小浮橋入洪三十八年至四十
年河行秦溝勢得分澇故無淤
塞之患



嘉慶六年新築

窯子頭

三德六年河决沛縣龍雲橋入運渠端
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南行開

嘉慶六年新築
棲沐堤

成家口

華家口

李家口

房家營
楊家場

嘉慶六年新築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黃河水異常
郭貫橋於平今河逆竹泛溢
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井分
至曹縣常林集以下河井分二
股南一股逆沛縣戚山楊家集
入淮溝北至徐井一股還豐縣
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禹豐
橋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源汪
洋人壅河至胡陵城口故漫潤

蕭縣

隆慶六年
自河南解
符縣起剗

築南岸鐵
水堤堤至

南九隸碑
河濱羅
爪溝岸

山正
降慶元年
正月河南
入洪

兩河口

小港鎮

齊家口

隆慶六年直隸修武縣
起至河南山東南直隸
大港堤上築過北岸接
豐錦五十餘里

大港鎮

茶城十五
里北至

景接溝

葛瓜溝

荀河

茶城

泰清

同山

五月

蓆溝

戚家港

燒山

廿五里

赤龍溝

池浜溝

張庄湖

大小

河溝

黃

閘

亞河

運河

新

閘

西河



墮陵四年七月黃
河次睢寧縣禹頭
等水兩分附運道
百里淤重諸船九
百餘隻次年閏復

固陵
房村四里井
至周家口
鑿溝三十里
井至

嘉靖三十二年河
次房村本年新築
淤平

此頭集

馬家渡

張都渡

油房口

陸家灣

柳樹灣

王家口驛

新安集連運所二十里井至

房家口驛

南陽十里井至

曹家口

塘池

峻湖

成子河

白浪漫

卷之三

隆慶六年新纂

下萬十
里北至
武河口
二十里
下邵驛
二十里
昌布城東箭門
東曹家口腋處
二十里至王家
庄沙坊二十里
至直河口新纂

張林鋪

牛戈山

邵州

下邵驛
二十里

武河口

新河口

蛤湖

都湖

周湖

厔山湖

連底湖

蘆塘湖

濟河

關至直河南岸

堤上

蓆馬湖

直河二十
里北至

黃墩湖

直河

黃家庄

四十里
至直河

曹家店十五里

落馬湖口

陳家溝

馬陵廟

井兒頭

馬陵山

七里

橋關十

張將軍廟



小河口

十里至盧家林
十里北至

自洋河二十
里北至

上通汁河中
寨十里北至

古城

二十里北至

崖頭清三十里北至
東岸二十里北至

棗源縣

御東湖

楊老湖

塔基湖

華茨湖

侍丘湖



淮河

二十五里

清江浦口

信字坝隆
慶三年淤

今開黃溝

河泛該船

由此掣根

灰道墩

閘

五里至福興

閘

二里至清江

閘

五里至移風

閘

三里北至板

閘

信字坝

智字坝

禮字坝

淮安五坝仁字坝在新

城東門外義字坝與仁

字坝相連遼牛坝在新

城西水距仁字坝五里

智字坝在通橋北新城

五里信字坝與智字坝

相連俱永樂十三年建

舊城

總兵府

義字興

管東院

仁字興

馬連司

柳浦灣

劉伶寺

馬連司

馬連司

姚家蕩

西湖皆半里北至
新橋六里月至
楊家鋪半里北至

羅東清寺
星斗坐

山陽黃家等漢鋪凡十
五每鋪鋪老人一名夫
十一名什物二十二件
歲夏少一千束內新路
五漢鋪無少

洪尤湖

津湖

清水湖

白馬湖



武安廟

靈廟廟

縣易然大湖三十里井至

珠湖

南北湖

邵伯湖

上雷塘

下雷塘

小新塘

邵伯二十里井
至

楊子灣巡檢司

運董河在揚州府江都縣境
仁壽四年開以通濟運其側
有茱萸村故名茱萸湾白清
頭起東至泰州界斗門鋪十
七里有支河口白沁河注楊
正統十年挑開白沁河江以
便浙江等運船

高郵州屬湖十五安珠湖五湖姜里
石臼浦下覺社新閭七里張良湖
淺浦每淺浦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
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
人一名夫四十一名歲耕種木四百
根少四萬束



上水關

施橋

濟頭施橋河

朝宗上下開宣德七年建

一塊在濟府西南半里過船二塊與一

塊相連三塊在濟府西南一里過紅門

塊在濟府西二里過船五塊與四塊相

連六塊卽益塊在濟府西半里惟過船

不燭船舊塊與六塊八塊連九塊卽新

塊在濟府半里十塊在濟府北半里許

不過紅舊塊十五座東港八座西港七

座承繫五年置楠木墩於東港入明運

慶正統二年滾入塊九塊正統十四年

復十塊與九塊相連成化六年移第靠

廣陵縣江都縣
二十里外至

運司
軍門
揚州
府
沙閘

府城塘



三十四日五日六日七向西港過水不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涇、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卽爲肅、涼、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挂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三門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
堆循河東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
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道河流南者爲鬼門中爲人門
次北爲神門又次北爲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爲夜
又門北爲金門新開河爲公主河未詳其說也自新
開河東口涉水上山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象
龍神者前碑剥落不可摸不知何時立祠下二石
狀如碑無字上作三竅一碑益金元興定十二年修
禹廟之記也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其東岸曰看鵠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爲梁山，卽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石之聚，蟲蛇罔象之處，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震萬雷。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

駢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

古河辨

朱文公九歌註曰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胡氏大記曰大陸澤北九河之地平延漫流易淤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瞞齊桓擅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八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下流始迫溢爲患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支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

時千五百餘年矣。古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
非齊桓晉曲防之禁，固塞九河，實九河自爲平陸。河
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硤礮漢世漸決而南。
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于平原。
乃東入青、齊二州之境，遂由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
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
歲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清淮勢大，可以吞伏。
故下流無淤塞之患，爲汴宋之郊盤。屈年壞潰，決如
故。自定王以來，又千五百餘年，河自北而南徙千餘
里。今案桑田之地，講求變遷之陵谷，欲盡合古書難。

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謂徒
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煥
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鈞盤在
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
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
河故道蓋皆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
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渝漳而南清滄二州之
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
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澨西渝東光東至海此非胡
蘇河歟澚南至西無棣縣有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

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澗數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蔡氏書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証，謂九河已淪于海。按禹貢文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表志，不

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年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厯後或三或五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黄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濱縣大伾山北入海卽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鄆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

海疑卽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豐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渰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豐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太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

河源考

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汝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汝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途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沈河中，不復見，則汝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黃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
洪平舟以不敗是黃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
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黃河
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
卽所以治黃河治黃河卽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
亦便哉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
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
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

八
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
黃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南、九
重附膺、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適有天幸、河併行徐
邳而後息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
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卽勝之、是又之徐邳之患於
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之患也。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
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
由閘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楊州湖水接

之以達于江北由閩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於京南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濱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二年始至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經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濟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

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我國家有矣墳者徐呂
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
湧泉是可不爲之重慮乎

漕河詳節

會通故道元末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
宋公禮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道則自汶之
上流唐元爲堦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
宗濟寧今天井閘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
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時聳濟寧水上行終元
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患之

適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蓋分水焉
第勿今汶南注洸河其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
里流于天井北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
保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霸戴村遏汶之入坎河
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
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閘從
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然爲罷海運

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
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
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故汶二微于春夏之交而

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運事已峻要在節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則得之矣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汝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清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過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閘今之令萬全之策也黃河中河道助夫輶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太倉有矣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革漕船塞閘

河之口數重間水爲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廻卽深
畱一口牽而上遞相爲塞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隄是
以船治船者也閘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
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去之與啓閘等
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漕河事宜

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晉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
今運道悉爲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河道流動譬
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
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

之淤。水道既湮。胫腹自清。是有有徐州之患。故清河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減。此運河之大較也。脩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徭夫。徭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貼。安家之苦。旣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之費。徭夫者。定編舖淺澗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損官而不擾民。工作而能賑濟。

修瓜州閘

元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爲隄防。令數十年。幸蒙安堵。

者則防守嚴而簡繁素也豈誠如漢人喚氣盛則河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晝則防而夜則懈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也猶然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況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隄之可多方以守之乎。

停開泇河

先自徐沛呂梁邳州以至直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湖以至泇河口良城侯家灣彭河葛墟嶺馬家橋復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桃河兩岸各六七里以至直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東西相去計長

北首且停
泇河講
也今泇口
開矣始之
有劉秉星
成之者李
化楚伍源
附著集卷

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黃河長三百里者不惟可以避
徐呂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廈有河形間
亦可舟雖淪漣於周柳蛤蟆土山距山連汪呂孟等
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橫射於十里泉黃河溝
雙溝沂河營河成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創
議渠漕誠爲有見但自馬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
十里中間呂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微山湖赤
山湖陡溝橋金溝泉閹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
流入此湖其水停蓄澆潤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大約
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墟嶺一由

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墟嶺止礓上、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乎、直河水從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泇口鎮上流、然周柳湖堤岸尚不易築也。矧泇口鎮隅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爲可開、周柳湖葛墟嶺爲可避、至如中間良城侯家灣等處、中阻伏石、無從宛轉、旁逼諸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

濬淺縷堤

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堤可間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

性挾川潦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暇乃欲以一堤當
之此縣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
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朝資之爲運
故於兩岸築堤者正不使其從旁潰溢始得遂其潤
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
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
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趨西則排之使東
及其末李倡爲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益皆
拂之而非順之也

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爲歟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旣久、湖水擁起、而高寶爲孟城矣。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一嗣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口、以北接淮河、其意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

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
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
役丁夫千百隨濘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入里淺。
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
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
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道盡矣。
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由黃河入閘河爲茶城出臨
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瀆。自創開新河。又疏
正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